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九十三  
之九十三  
七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騏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

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待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

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  
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  
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  
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  
人間牒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  
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  
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牒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  
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  
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鑿輿負罪  
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

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  
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  
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  
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  
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  
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  
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  
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  
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

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鬢髻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

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

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卽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

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  
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  
沈有開李獻京鏗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  
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  
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  
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  
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  
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  
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



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

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  
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  
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  
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  
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樓鑰皆  
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  
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人如  
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  
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

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蕤蕤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

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疆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卽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之郡縣卽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閔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

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黃翊

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

必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  
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謀者其  
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  
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  
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  
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  
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  
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  
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  
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

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



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斬舜卿日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

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炳香祝天爲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肅宗卽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瞶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頤神北宮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爲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

爲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  
四者或者之所以爲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  
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  
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  
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慾無害則近酒色  
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爲疑乃  
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  
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  
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  
可疑者反不以爲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

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揅主失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

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爲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喞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

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爲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獎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獎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喞然於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

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  
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  
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  
日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  
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以爲戒  
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  
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  
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及  
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己不  
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

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爲人簡易端純  
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  
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  
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  
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  
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  
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  
太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  
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



早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  
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  
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  
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早暎爲虐陛下禱羣祠  
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  
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  
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  
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  
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  
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不

休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

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  
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  
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  
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  
子嘉王年及弱冠點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  
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黃裳爲翊善又言人主  
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  
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  
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奢  
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

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轅點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爲常事而忽之上過宮意未決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溫清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撻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

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之餘湛然虛明  
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  
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德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  
念兩宮延望之意十一月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  
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  
重華又奏曰陛下爲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緣  
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  
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  
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  
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

壽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  
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卽當釋然  
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  
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  
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之而上拂  
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  
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  
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  
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  
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

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點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力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黃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祕書郎張淵見其  
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  
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爲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  
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  
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  
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爲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  
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  
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  
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  
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



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爲事君之忠  
蓋託已爲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  
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爲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  
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  
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  
可蓋使闔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  
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  
之上猶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卽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  
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

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燄可乎侂胄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賊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寶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朝

論欲函侂冑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  
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  
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  
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  
饑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  
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侂冑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  
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爲患人給錢  
四萬復其役遣之遷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  
推挽不休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

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  
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  
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  
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  
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別爲編年  
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卽近驗遠可以  
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屯  
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堦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  
年十六遊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  
頓悟捷得爲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

與廢爲己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爲池州教授會度以  
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僞學黨  
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  
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  
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當世弊衣惡食挾書忘  
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  
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  
納告勅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  
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

安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日臺臣不當踰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爲稱職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耻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

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勑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爲陽而女爲陰君子爲陽而小人爲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駟以言事移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

下爲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  
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  
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爲國巨屏而權  
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略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  
理之任舊制河北陝西分爲四路以文臣爲大帥武臣  
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  
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  
置而以諸將爲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  
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  
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爲民害



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爲減所輸者三歲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

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卽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知閣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內祠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

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爲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爲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爲過龜年旣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韶州大中抹之汪義端頃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

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黥  
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  
提舉冲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  
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  
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鴈酒賦詩時事一  
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爲夕郎時  
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  
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侂胄旣召兵  
覺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  
不可及侂胄誅卽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

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昇職而公議未厭彭  
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爲中傷  
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  
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寃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  
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己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  
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  
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動徒以  
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爲經久之計儻初志  
略遂卽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

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騷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墳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騷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騷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彊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獲聞宜杜邪諂之路再

歸故官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爲一書謂駉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駉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

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  
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駜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  
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福  
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駜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  
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卽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  
汝愚爲右丞相駜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  
光祖侍御史駜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  
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  
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



先賢卷之三 列傳  
三  
胄俱請祠駁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  
補佞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  
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宮慶元  
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  
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諡文簡

黃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  
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  
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  
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  
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

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爲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

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  
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  
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奏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  
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祕計浚辟爲  
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  
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爲  
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爲太學錄  
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卽  
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

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  
因鐵鑄錢剽掠爲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  
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  
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  
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  
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  
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  
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  
通也溷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  
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

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不  
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  
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聖意  
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  
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  
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爲  
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  
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  
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  
有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

勢卑下非所以安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  
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  
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思且  
以胥吏執役後倚佞胄躡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  
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污我未幾  
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獨  
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  
艱食卽以便宜發廩振救而後以聞佞胄建議開邊一  
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  
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

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爲主爲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騷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騷嘗詆譏呂

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  
德秀爲師友卽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紘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鄭丙 京鏜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紘字應期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鏜薦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祕書郎韓侂胄用事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決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

也絃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鷄尊酒山中未爲乏也  
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  
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  
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  
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  
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  
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絃草疏將上會改  
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絃遂以  
藁授之繼祖論熹皆絃筆也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  
服絃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徒

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既而親饗太廟紘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俄遷紘起居舍人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

進擬用絃言也自是學禁益急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  
移禮部又移吏部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未幾  
學禁漸弛絃亦廢棄卒于家

何澹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  
司業遷祭酒除兵部侍郎光宗內禪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  
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卽劾必大必大遂策免澹嘗與  
所善劉光祖言之光祖曰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  
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  
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曾龍之事

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謾諾明年澹同知貢舉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及奏名光祖被旨入院拆號與澹席甫逼澹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爲大諫言者今日言之耳既出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

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  
給舍議之識者有以闕之矣澹乃去終制除煥章閣學  
士知泉州移明州寧宗卽位朱熹彭龜年以論韓侂胄  
俱絀澹還爲中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以免相復  
詆其廢壞壽皇良法美意汝愚落職罷祠又言專門之  
學流而爲僞顧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除  
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遷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  
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  
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以資  
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福州澹居外常怏怏失

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迹雖東治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園也侂胄憐之進觀文殿學士尋移知隆興府後除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移使湖北兼知江陵奉祠卒贈少師澹美姿容善談論少年取科名急於榮進阿附權奸斥逐善類主僞黨之禁賢士爲之一空其後更化兇黨俱逐澹以早退幸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林栗字黃中福州福清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調崇仁尉教授南安軍宰相陳康伯薦爲太學正守太常博士孝宗卽位遷屯田員外郎皇子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爲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爲請栗上封事言前日



之和誠爲非計然徽宗梓宮慈寧行殿在彼爲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也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兩國誓言敗之自彼信不由衷雖盟無益自

今宜守分界休息生靈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  
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犬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  
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栗言人主泣權大  
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  
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邇臣則邇臣重權  
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  
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之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  
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  
近習得而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  
哉是故明主使人持權而不以權與之收攬其權而不

肯獨持之至有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語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栗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孝宗曰林栗謂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栗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軍分布防托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荆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南郊前期

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使乃有權用樂之命栗以爲不可致書宰相不聽乃乞免克舉冊官以狀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二百年事天之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過於外夷遠矣不聽兼皇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時政期盡規益栗以爲不可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之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

禮不可不留聖意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太廟祫  
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別廟神主祔于祖姑  
之下隨本室南北向而無西向之位紹興乾道間懿節  
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祔有司  
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禧祖相對栗辨正之除直寶  
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號通達國體其  
所上書至於痛哭流涕者考其指歸大抵以一身喻天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非徒瘡也又苦踐  
盤又類辟且病痲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  
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

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間有反以詰臣卽對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風者在  
外虛者在內真氣內耗故風邪自外而乘之忽中於人應時僵仆則靖康之變是也幸而元氣猶存故仆而復起則建炎之興是也然元氣雖存邪氣尚盛自淮以北皆吾故壤而號令不能及正朔不能加有異於半身不隨者乎非但半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乘而不能以自安也今日論者譬如痿人之不忘起奚必賢智之士然後與國同其願哉而市道庸流口傳

耳受苟欲嘗試以售其方則蕩熨鍼石雜然並進非體  
虛之人所宜輕受也聞之醫曰中風偏廢年五十以下  
而氣盛者易治蓋真氣與邪氣相敵真氣盛則邪氣衰  
真氣行則邪氣去然真氣不充滿於半存之身則無以  
及偏廢之體故欲起此疾者必禁其嗜欲節其思慮愛  
其氣血養其精神使半存之身日以充實則陽氣周流  
脉絡宣暢將不覺舍杖而行若急於愈疾而不顧其本  
百毒入口五臟受風風邪之盛未可卒去而真氣之存  
者日以耗亡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斯  
言竊謂賈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知興化軍又移

南劔除夔路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加直敷文閣夔屬郡  
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譚汝翼者與知思州田  
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人伐其喪汝弼之  
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翼復  
繕甲兵料丁壯以重幣借兵諸洞而乞師於帥府粟曰  
汝翼實召亂者移檄罷兵乃選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  
汝翼之權命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至施就攝州事  
汝翼不之覺已乃皇遽遁入成都事聞孝宗親札賜粟  
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譚氏乃夔  
路豪族又且首爲夔端帥閩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



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在成都聞之逃歸調  
集家丁及役八砦義軍列陳于沱河橋與官軍戰潰汝  
翼遁去俘其徒四十有三人獲甲鎧器仗三萬一千粟  
取其巨惡者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冉氏謀  
獻黔汭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徼遂安旣而汝  
翼入都訴粟受田氏金詔以汝翼屬吏省劄下夔州粟  
親書奏狀繳還併辨其事上大怒會近臣有救解者尋  
坐粟身爲帥臣擅格上命鑄職罷歸旣而理寺追究事  
白貸汝翼死幽置紹興府居頃之詔粟累更事任清介  
有聞復直寶文閣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就改提點刑獄

又改知潭州除祕閣修撰進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召對便殿奏乞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一員不以糾彈爲責從之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熹旣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遣吏部趣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子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

後入門既經陞對得官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姑令循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曰考粟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其中謂之道學一語無實最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荆爲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影

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  
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鄭丙陳賈  
密相傳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固  
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  
不有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旣形摧抑暴橫  
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  
栗罷之出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以卒諡簡肅栗爲人  
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遂至攻詆名儒廢絕  
師教殆與鄭丙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傑胡紘輩黨邪  
害正者同科雖疇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

謬也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禮部侍郎閱之從子登紹興庚辰進士第調平江府吳興縣主簿曾幾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賞錄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玉牒所檢討官修神宗玉牒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人無所取信文虎盡取朱墨本刊正繆妄一一研覈既奏御又修徽宗玉牒考訂宣和崇觀以來尤爲詳審

寧宗卽位遷軍器少監兼將作監遷國子司業兼學士  
院權直遷祭酒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  
院同修撰同修國史韓侂胄用事旣逐趙汝愚朱熹以  
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以擯之遂命文虎草詔曰  
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  
靈宗廟之福朕舊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  
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  
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迕流  
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  
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

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  
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  
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  
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  
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  
常刑必罰毋赦西掖詞命舊率以數人共一詞文虎以  
爲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廼人人各爲之遷兵部侍  
郎兼中書舍人又兼祭酒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  
修撰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丐祠提舉太  
平興國宮以臺臣言奪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

合黨共攻道學久司學校專困遏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爲韓侂胄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



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胄頴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諾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刺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爲煨燼侂胄首遣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勦國用司自爲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爲同知國用事掎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爲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爲恩

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强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强戒使勿言侂胄乃決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强自强語侂胄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爲蜀王侂胄姦兇久盜國柄自强實爲之表裏旣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胄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詔以自强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

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  
廣州

鄭丙字少融福州長樂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積官至吏  
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仲友不  
法事宰相王淮芘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且迎合宰  
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  
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學之徒假名以  
濟其僞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賈和其後爲慶元  
學禁善類被厄丙罪爲多嘗知泉州爲政暴急或勸之  
尚寬丙曰吾疾惡有素豈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丙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諡簡肅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茂良參大政遂薦鏜入朝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爲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京鏜蚤登儒級兩試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上引見鏜問政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銳志恢復羣臣進說多迎合天子意以爲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鏜於是極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言甚切至上說擢爲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官金遣賀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喪不



者趣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卽席金人迫之鏜弗爲  
動徐曰吾頭可取樂不可聞也乃帥其屬出館門甲士  
露刃向鏜鏜叱退之金人知鏜不可奪馳白其主主歎  
曰南朝直臣也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孝宗  
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士自許有能  
臨危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  
國家增氣朕將何以賞卿鏜頓首曰北人畏陛下威德  
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之常分耳敢言賞  
乎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言於上曰增秩常典  
爾京鏜奇節今之毛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

侍郎四川闕帥以鏜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鏜到官首罷征歛弛利以予民瀘州卒殺太守鏜擒而斬之蜀以大治召爲刑部尚書寧宗卽位甚見尊禮由政府累遷爲左丞相當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不附侂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旣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謾無所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僞學之禁後宦者王德謙除節度使鏜乃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啓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劉承規

爲法以大觀宣政間童貫等冒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謙而黜詞臣吳宗旦或曰亦佞胄意也居無何以年老請免相薨贈太保諡文忠後以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改諡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爲學積數年不寐夕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識爲遠器臨終語其妻曰是兒當大吾門善訓迪之母攻苦守志督深甫力學中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嵯縣尉歲饑有死道旁者一嫗哭訴曰吾兒也傭于某家遭掠而斃深甫疑焉徐廉得嫗子他所召嫗出示之嫗驚伏曰某與



某有隙賂我使誣告耳越帥方滋錢端禮皆薦深甫有  
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  
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  
曰文章有氣骨如太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處  
州青田縣侍御史葛邲監察御史顏師魯禮部侍郎王  
藺交薦之孝宗召見深甫言今日人才枵中侈外者多  
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  
好夸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  
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  
而已挫抑於是趣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爲軟熟畏

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問當世人才對曰薦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除藉田令遷大理丞江東大旱擢爲提舉常平講行救荒條目所全活一百六十餘萬人光宗卽位以左曹郎官借禮部尚書爲賀金國生辰使紹熙改元除右正言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知閣門事韓侂胄破格轉遙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

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今侂冑竊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攀援踵至將何以拒之請罷其命進士俞古應詔言事語涉詆訐送瑞州聽讀深甫謂以天變求言未聞旌賞而反罪之則是名求而實拒也俞古不足以道所惜者朝廷事體耳右司諫鄧駟論近習左遷深甫請還駟謂不可以近習故變易諫官爲清朝累二年知臨安府三年除工部侍郎入謝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進兼吏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四年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深甫固執不

可姜特立復詔用深甫力爭特立意不得入張子仁除  
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寢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  
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寧宗卽位除煥章  
閣待制知建康府侍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  
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以外  
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  
有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以奔競  
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彝憲  
貪墨縱橫莫敢誰何罪惡暴露無所忌憚壞紀綱莫  
此爲甚請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祧僖

宋史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祖侍講朱熹以爲不可深甫言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攷訂有據宜從熹議慶元元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蹈大觀覆轍德謙竟斥進金紫光祿大夫拜右丞相封申國公進岐國公光宗山陵爲總護使還拜少保力辭改封魯國公嘉泰元年累疏乞避位寧宗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召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熹者上書乞斬朱熹絕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

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嘉蟻蝨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金使入見不如式寧宗起入禁中深甫端立不動命金使俟于殿隅帝再御殿乃引使者進書迄如舊儀拜少保乞骸骨授醴泉觀使明年拜少傅致仕有星隕于居第遂薨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易封衛魯諡惠正

許及之字深甫溫州永嘉人隆興元年第進士知袁州分宜縣以部使者薦除諸軍審計遷宗正簿乾道元年林栗請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旣躬三

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  
奏陛下卽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  
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  
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耻者謂之朴實陛下得  
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哉淮竟罷職予祠光宗受禪除  
軍器監遷太常少卿以言者罷紹熙元年除淮南運判  
兼淮東提刑以鐵錢濫惡不職貶秩知廬州召除大理  
少卿寧宗卽位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薛叔  
似同擢遺補皆爲當時所予黨事旣起善類一空叔似  
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冑無所不至嘗值侂冑生日朝

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闈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  
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佸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  
之狀不覺膝屈佸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  
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  
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嘉定二年拜參知政事進知  
樞密院事兼參政兵端開佸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  
辭佸胄誅中丞雷孝友奏及之實贊佸胄開邊及守金  
陵始詭計免行降兩宮泉州居住嘉定二年卒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  
官調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



治狀擢通判州事加直祕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闕

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

得火災亦息遂命爲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徼猷閣

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累遷戶部侍郎進權尚

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

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

待聘亟告檜徙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

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是薄

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升

學士知明州知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

祠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紘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紛而後去不可以爲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爲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搆善類亦何憚而不爲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爲者然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僞學之禁網羅善類而一空之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於一劾陳傅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陳自強鄭丙許及之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列傳  
三十一  
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  
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洽京鏜之伏羲秉禮志信  
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爲清議  
所與而文虎草僞學之詔以是爲非以正爲邪變亂白  
黑以欺當世其人可知也鏜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旣愧  
其初服矣况僞學之目讖者以爲鏜實發之乎士君子  
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爲千古之罪人可  
不懼哉可不懼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樓鑰 李大性 任希夷 徐應龍 莊夏

王阮 王質 陸游 方信孺 王柟

樓鑰字大防明州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有司偉其辭藝欲以冠多士策偶犯舊諱知貢舉洪遵奏得旨以冠末等投贄謝諸公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才也試教官調溫州教授爲敕令所刪定官修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爲中祀鑰曰乘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

則肅揖其禮異矣可鈞敵乎改宗正寺主簿歷太府宗  
正寺丞出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  
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  
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從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  
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  
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嗣位召對  
奏曰人主初政當先立其大者至大莫如恢復然當先  
強主志進君德又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  
以設禁爲不得已凡有勑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  
養元氣除考功郎兼禮部吏銓並緣爲姦多所壅底鑰

曰簡要清通尚書郎之選盡革去之改國子司業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代言坦明得制誥體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刑部言天下獄案多所奏裁中書之務不清宜痛省之鑰曰三宥制刑古有明訓力論不可會慶節上壽扈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玉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臣累歲隨班見陛下上壽重華宮歡動宸極嘉王日趨朝謁恪勒不懈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亦猶此也又奏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無復再展以全聖孝於是上

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光宗內禪  
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於宮中而禮文難示  
於天下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  
立僖祖廟以代夾室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祫  
祭卽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  
言熹鴻儒碩學陛下閱其耆老當此隆寒立講不便何  
如俾之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不報趙汝  
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也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  
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寧宗受禪侂胄  
以知閣門事與聞傳命頗有弄權之漸彭龜年力攻之

侂胄轉一官與在京宮觀龜年除待制與郡鑰與林大中奏乞留龜年於講筵或命侂胄以外祠龜年竟去鑰遷爲吏部尚書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知婺州移寧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至再許之侂胄嘗副鑰爲館伴以鑰不附已深嗾之侂胄誅詔起鑰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循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函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兇已斃之首又何足恤詔從之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寃鑰乞丐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



身系卷之三十一 死作  
三十一  
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  
去除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辭進大學士提舉萬壽觀  
嘉定六年薨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鑰文辭精博自  
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直  
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尤習本朝典故  
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  
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爲相始禁之乞復舊  
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審察僅遷一秩爲

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爲主管吏部架閣文字丁母  
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  
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  
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  
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欲撤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實  
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簿易堅厚乎持不可臺  
臣將劾其沮撓不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廉訪具  
以實聞遂罷戎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  
倉部郎尋改工部陳傅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  
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

去臣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爲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臯爲之非爲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

召爲吏部郎中四遷爲司農卿明年兼戶部侍郎出知  
紹興府甫一歲召爲戶部侍郎升尚書朝論將用兵大  
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說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  
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  
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凡三十八萬緡有  
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  
新復業者皆奏免征權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  
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  
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爲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鑿錢重  
褚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

鄧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爲名臣云

任希夷字伯起其先眉州人四世祖伯雨爲諫議大夫其後任閩因家邵武希夷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熙三年進士第調建寧府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

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恐或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其後惇頤諡元顥諡純頤諡正皆希夷發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提舉臨安洞霄宮薨贈少師諡宣獻

徐應龍字允叔淳熙二年第進士調衡州法曹湖南檢法官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妄指逸者爲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吏以成憲讞于憲司應龍閱

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法當奏時周必大判潭州提刑盧  
彥德不欲反其事將寘逸盜于死應龍力與之辨先是  
彥德許應龍京削至是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  
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  
交薦之改秩知瑞州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冑謫  
死高安應龍爲之經紀其喪且爲文誄之有勸之避禍  
者應龍曰呂君吾所敬雖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  
書應龍曰高安之政義風凜然主淮西機宜文字知南  
恩州陳自強當國乃舊同舍應龍丐雷州而去召監都  
進奏院遷國子博士守工部員外郎進戶部侍郎遷國

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崇政殿說書守祕書少監兼  
權工部侍郎時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溢  
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敵尤爲可慮兼侍講言人  
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責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  
下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爲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  
薦乃出於裴垪之疏遷吏部侍郎進刑部尚書兼侍讀  
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爲卒吮疽事應  
龍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  
專事培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邪宰  
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免侍讀未幾兼太子詹事會景獻



太子薨請老上不許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提舉  
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七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肅  
子榮叟官至參知政事諡文靖深叟官終將作監丞清  
叟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各有傳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淳熙八年進士慶元六年大旱詔  
求言夏時知贛州與國縣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  
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  
不收其弊爲火災爲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  
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爲太  
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

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遷國子博士召除吏部員外郎遷軍器監太府少卿出知漳州爲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戰守不成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婿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

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  
與祠歸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韶神宗時開熙河擒木征祖  
厚繼闢湟鄯父彥傅靖康勤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  
節常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四坐莫能屈嘗謁袁州太守  
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盍往求之阮見朱熹于  
考亭熹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卽  
位欲成高宗之志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異  
懦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面湖  
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

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  
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  
直擣而我師亦甚憊也上皇遵養時晦不得與平迺駐  
臨安所以爲休息計也已三十年來闕者全壞者修弊  
者整廢者復較以曩昔倍萬不侔主上獨見遠覽舉而  
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爲不足居也戰守之形旣分動  
靜進退之理異也古者立國必有所恃謀國之要必負  
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劔閣魏有成臯趙有井陘  
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爲國也今東南王  
氣鍾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

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儻六飛順動中原在跬步間況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爲爾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調南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請復曹瑋方

田修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終  
阮在濠金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命  
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  
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韶柳宗元失身匪人爲  
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陞對畢拂衣出  
關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  
間事從容觴詠而已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而留  
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  
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

鄺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  
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爲中書舍人  
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  
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  
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  
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淮皆辟爲屬入爲太  
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卽位  
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爲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  
庭陛下皆不以爲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  
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

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卽委然



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爲陛下謀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共譏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爲敕令所刪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多畏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  
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埴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  
年試禮部主事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爲所嫉檜  
死始赴福州寧德簿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時楊存  
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罷存中中貴人  
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齎自經籍翰  
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  
乞嚴行禁絕應詔言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  
加王爵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復有以太  
尉而領閣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

宗正簿孝宗卽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  
官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上曰游力  
學有聞言論剴切遂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卽位  
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  
尤沮格者與衆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  
左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  
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一和之  
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  
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  
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覲用事游爲樞

臣張燾言覲大淵招權植黨熒惑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游爲炎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費則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傾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莫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就命有功愈不可駕馭及挺子曦僭叛游言始驗范成大帥蜀游爲

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  
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振濟檄諸  
郡發粟以予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  
嚴州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  
賦詠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  
及除軍器少監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  
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  
游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祕書監  
三年書成遂升寶章閣待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  
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

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崧卿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債軍邊釁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矍然假

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  
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  
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  
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  
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  
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  
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  
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爲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  
行府亦不敢奏也請回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

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與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與兵復讎爲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爲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爲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疆弱言之若得滁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



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因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丘

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爲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爲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丘

里人莫知其所爲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圍以退敵  
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  
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  
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  
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  
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  
十旣齟齬歸營居室巖竇自放於詩酒後費用竭賓客  
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大名人祖倫同簽書樞密院事倫使北死  
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柟其一也調通州

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并其徒十七人  
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  
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績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  
事忤侂胄得辜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柟薦  
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柟歸白其母  
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  
爲念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  
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  
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  
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

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宜詳議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柙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柙爲通謝所參謀官柙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柙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柙不掩人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累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媿其先任希夷請諡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皆負

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爲韓侂  
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孺年少  
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柟北歸請錄信孺之功長者  
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五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趙雄

權邦彥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紹興餘姚縣尉歷溫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三十年普安郡王爲皇



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詔建王府置直講贊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不可將兵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覽奏

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真王府官也旣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遣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徧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金安節唐文若等相繼論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

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薦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穉召對並賜出身隆興元年拜尙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寃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悉從之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請入覲乞卽日降詔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又以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

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家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尙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辯十朋亦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母喪歸服闋知福州淳熙初

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爲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曰宰相豈當有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市城騷動被掠者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讎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奪貨至於闕則始爨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

陸慶童特與抗鬪爾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國可乎是豈軍人語上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

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出中外大聳議者謂曾覲視草爲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覲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迨仁宗而德化隆洽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宮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

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薨年八十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浩曰臣不敢以



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爲右丞相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爲台州臨海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公輔器振帥蜀辟寘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豈爲利祿計皆服其器識遷校書郎高宗命中丞舉可爲御史者朱倬舉淮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爲智以引去爲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

條其罪數十於是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培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寶慈儉去壅蔽治外有四固封守選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秘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于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豈不啟邪心出淮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閩中利病甚悉帝褒嘉之且令一至東宮皇太子待以師儒特施拜禮尋召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

太師仍昇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  
還詔書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訓詞深厚得王言體上命  
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  
熙二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  
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僞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  
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俊奏田洪失利  
淮謂二將戰歿若罪之何以勸來者上嘗諭曰樞密臨  
事盡公人無間言差除能守法甚善薦軍師吳拱郭田  
張宣除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時宰相久虛淮與李  
彥穎同行相事淮謂授官當論賢否不事形迹誠賢不

敢以鄉里故舊廢之非才不敢以己私庇之上稱善擢  
知院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  
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北人歸附者畀以  
員外直宜令詣吏部上曰姑仍舊淮曰上意卽天意也  
雄又奏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  
平章百姓之先骨肉之恩疏可乎時辛棄疾平江西寇  
王佐平湖南寇劉焯平廣西寇淮皆處置得宜論功惟  
允上深嘉之謂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八年  
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  
注士大夫相賀上亦喜命相而雨乃命口算諸郡絹錢

盡蠲一年爲緡八十餘萬趙雄罷相蜀士之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卽斥之且曰丞相直諫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穎復留時以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其後推賞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送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

成都闕帥上加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  
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  
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  
若乎上稱善拜左丞相天長水害七十餘家或謂不必  
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一日不聞水旱盜賊記曰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彊借菽粟  
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饑民罪不至死進士八人求  
以免舉恩爲升等淮曰八人得之則百人援之龔頤以  
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啟絕其請嘗  
言斲弛之士緩急能出死力乃以周極知安豐軍辛棄

疾與祠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惟力辭  
改提舉洞霄宮光宗嗣位詔詢初政准以盡孝進德奉  
天敬民用人立政罔不在初母亡居喪如禮得疾忽語  
家人曰易卦六十四吾年亦然淳熙十六年薨訃聞上  
哀悼輟視朝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爲浙東提舉劾知  
台州唐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  
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學假名濟僞之弊請詔痛革之鄭  
丙爲吏部尙書相與叶力攻道學熹由此得祠其後慶  
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爲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

宣撫四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朝乾道五年召見便殿孝宗大奇之卽日手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旣進見雄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卽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邏者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卽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



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既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關嘗上疏論恢復計大略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八年以母憂去淳熙二年召爲禮部侍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飢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

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紹興帥張津獻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爲民代輸和買身丁折帛錢之半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

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王渥爲茶馬命從中出  
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鄉舊蓋有  
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  
學士四川制置使王藺爲御史以故事不可上疏論之  
雄乞免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江  
陵無險可恃雄請城江陵城成民不告擾張栻再被召  
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卽奏疏孝宗大喜翌日以疏  
宣示且手詔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卽除侍講云且  
得直宿時與卿論事虞允文與雄之徒不樂遂沮抑之  
廣西橫山買馬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上知栻治行甚

嚮杖衆皆忌嫉泊杖復出荆南雄事事沮之時司天奏  
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杖當之人愈忌之光宗將受禪召  
雄雄上萬言書陳脩身齊家以正朝廷之道言甚剴切  
詔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  
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薨  
年六十五贈少師嘉定二年謚文定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崇寧四年太學上舍第調滄  
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改宣教郎除國子司業宣和二  
年使遼明年抗表請帝臨雍爲學官積十餘年改都官  
郎中直秘閣知易州移相州復召爲都官郎中與王黼

議不合鑄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起兩河兵衛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五表勸進建炎元年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將重坐之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俄除寶文閣直學士兼知江州本路制置使既抵鎮二年冬聞父死乃解官四年起復知建康府辭不許劇盜張琪殘徽州邦彥

遣裨將平之改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言者  
論三年天下之通喪後世有從權奪服者所以徇國家  
之急比年如權邦彥美仲謙至幕職亦起復幾習宣政  
之風望革其弊以明人倫厚風俗詔邦彥任軍賦宜如  
舊餘悉罷之紹興元年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三年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  
大略謂宜以天下爲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  
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讀講之臣  
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  
學又監觀傷善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伎市恩立威之

姦懷諛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股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爲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浚江州縣各備境內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五罪三疏不報邦彥在樞密又言宜乘機者三譬奕之爭先安可隨應隨解不制人而制於人哉尋兼權參知政事帝

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狀  
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望邦彥曰綱元無章  
疏第略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三年卒邦彥與政  
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克位而已無子以姪嗣衍爲後  
有遺藁十卷號瀛海殘編藏於家

程松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第調湖州長興尉章  
森吳曦使北松爲僉從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曦爲殿帥  
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故出愛姬  
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  
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



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太府寺丞未閱旬遷  
監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  
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  
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壽侂胄訝  
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  
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  
學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胄決議開邊以期二年  
四月分道進兵命松爲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  
尋加曦爲陝西招撫使許便宜從事松將東軍三萬駐  
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

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殊不悟曦遣其客納款于金獻關外四州地求爲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吳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行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蓋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爲蜀王曦遺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卽揖二人起去會報金人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買舟稱曦爲

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覬松望見大恐疑其劔也亟逃  
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啟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  
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詔落職降三官  
筠州居住再除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又責果州  
團練副使賓州安置死賓州

陳謙字益之溫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戶曹  
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勅令所刪脩官樞密  
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  
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  
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內禪通判江州

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平辰州峒徭加直煥章閣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爲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胄謀擾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扇爲盜謙移書侂胄曰今若倚羣盜行剽掠之策豈得以敗亡爲戲乎旣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協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震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卽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

後復知江州侂胄死和議已決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謙有雋聲早爲善類所予晚坐僞禁中廢首稱侂胄爲我王士論絲是薄之也

張巖字肖翁大梁人徙家揚州紹熙末渡江居潮州爲人機警柔回善諧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與張金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巖道學之禁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以言者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旋升大學士知揚州時邊釁方開詔巖與程松分帥兩淮已而召還爲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年遷知樞

密院事明年除督視江淮軍馬時方信孺使金議和值  
吳曦以蜀叛議未決曦伏誅金人尋前議信孺再行侂  
冑趣巖遣畢再遇田琳合兵勦敵且募生擒僞帥未幾  
川陝戰屢劔大散關陷敵情復變巖開督府九閱月費  
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復乃言不知兵  
固求去侂冑誅御史章燮論巖與蘇師旦朋姦誤國奪  
兩官寧宗謂兵釁方開巖嘗言其不可許自便復元官  
奉祠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薨贈特進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爲  
僞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舊史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列傳  
一之  
謂二人沮抑張拭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呂頤浩  
攻李綱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諛之徒何足算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徐誼 吳獫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乾道八年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知徽



州陞辭屬光宗初授禫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歙縣有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爲證誼疑曰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久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闔郡以爲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侍郎中遷左司孝宗疾浸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納從容然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

保吳琚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以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卽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缺望誼告汝

愚曰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  
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  
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  
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  
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  
首謁誼退束裝冀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  
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  
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  
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提舉崇道觀起  
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  
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  
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  
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  
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爲圖式後  
諡忠文

吳獵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潯州平南簿  
時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  
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鬱林等  
州獵請賞勞誅罪焯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

巡檢人人驚厲爭死鬪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爲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脩大內將移御獵言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

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  
卽位未見上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  
會僞學禁典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  
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  
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獵旣駁史浩  
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  
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忘歷考相臣終始  
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皆不  
合出爲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爲廣西

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  
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刺子  
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  
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  
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  
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  
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  
備進討拔董遠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爲名  
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邊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屬  
江陵告饑除秘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

江陵府陞辭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至郡減價發糴米價爲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爲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于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提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



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漕粟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實表率之有畏

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諡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  
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言  
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量足以  
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寄於六軍萬姓  
之上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  
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之時聖心一回何  
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卽日就駕旋乾  
轉坤在返掌間爾疏入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  
尋遷校書郎寧宗卽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

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爲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所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

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謗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  
終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  
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  
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  
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  
宮中之嬙嬪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  
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旣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  
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  
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  
賊之變可爲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爲無

不可者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  
之言御筆除熹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  
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  
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夫  
人主患不知賢爾明知其賢而明去之是示天下以不  
復用賢也人主患不聞公議爾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  
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朱熹本一庶官在  
二千里外陛下卽位未數日卽加號召畀以從官俾侍  
經幄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供職甫四十日卽以內批  
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措臣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

議復留朱熹使輔聖學則人主無失公議尚存不報俄  
爲言者劾去通判重慶府未拜以僞黨罷安世素善吳  
獵二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方丁  
內艱起復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  
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其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光  
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除  
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將  
無所屬安世不俟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力  
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安世第其功以聞獵代叔  
似爲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宣撫使又

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王度者吳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擄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聞于朝安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爲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奪職而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

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補闕拾遺宰臣啟擬令侍從臺諫薦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叔似論事遂劾首相王淮去位屬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翼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



奮然開納除將作監出爲江東轉運判官俄以諫臣論罷主管冲佑觀尋除湖北運判加直祕閣移福建召爲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守祕書監權戶部侍郎初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纏度少差豫圖銷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提舉興國宮起知贛州移隆興府廬州召除在京宮觀兼侍讀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兩浙民有身丁錢叔似請于朝遂蠲之試吏部侍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時韓侂胄開邊除兵部尙書宣撫使叔似

方乞給降官會分撥綱運募兵驚馬辟致僚佐而皇甫  
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  
侵光黃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  
寇謙駐漢陽爲江左節制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  
讀時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  
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  
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王益祥論奪  
職罷祠佞胄誅諫官葉時再謫降兩官論福州以兵端  
之開叔似迎合故也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謚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

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

劉甲字師文其先永靜軍東光人元祐宰相摯之後也  
父著爲成都漕幕葬龍游因家焉甲淳熙二年進士累  
官至度支郎中遷樞密院檢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使金至燕山伴宴完顏者名犯仁廟嫌諱甲  
力辭完顏更名修自紹興後凡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  
不得免秦檜所定也九月二十三日金宴甲以宣仁聖  
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進太常擢權工部侍郎升同  
修撰除寶謨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甲謂荊州  
爲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瀦之以爲北海太祖常令決

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卽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移  
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  
利東安撫使時蜀口出師敗虜金陷西和成州曦焚河  
池縣先是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爲  
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興元都統  
制母思以重兵守關而曦陰徹驀關之戍金自板谷  
繞出關後思挺身免甲告急于朝乞下兩宣撫司協力  
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  
曦遣後軍統制王鉞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授大義  
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收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

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遣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卽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多賜告身金錢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召赴行在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恐蜀遠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區處二兵皆補官甲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

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公論快之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陰欲除之語在巨源傳巨源旣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爲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璧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旣而璘果死應辰卽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鑄藏之未幾金自鶴嶺關劄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冑謝上念甲精忠拜寶謨閣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朝廷聞彭輅與丙不協以書問甲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

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勑爲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夔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夔成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爲一帥治興元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旣同知樞密院事董居誼爲制置使甲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誼猶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

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實賄賂也  
甲下令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阜  
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復通吳氏莊歲收租四萬斛  
有奇錢十三萬以裨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  
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糶米麥萬七千石  
邊民感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  
病刲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爲  
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爲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  
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



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邱宙言統制官李爽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密然之挺卒宙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爲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卽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召守秘書監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謨閣直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韓侂胄決意用兵以吳曦爲四川宣撫使假以節

制財利之權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礬書告于朝朔日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寶謨閣學士四川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劉光祖李道傳皆勉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兩月但爲去計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旣誅丙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徒

恐牽制敗事安丙才力强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  
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興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變乞並  
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察  
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平如輔未宜去乃  
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踰年財抵建康復  
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乃之鎮江俟命著作佐郎楊簡  
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  
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賈暉後以暉  
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

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間馭毬馬一  
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  
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以示武除劔  
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  
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爲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  
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卽日誤國其  
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  
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除右正言知果州  
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卽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  
官又兼禮部時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

正曰卿監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旣勝其勢旣成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

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  
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  
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  
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  
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  
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  
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  
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以訐訕事  
勢至此循默乃宜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  
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

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  
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  
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  
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  
稅駕之所章旣下讀之有流涕者劾罷戶部尙書葉翥  
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  
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  
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旣安習以成風謂  
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  
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

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  
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未至曠  
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殖人才臺諫但有催殘廟堂初  
無長養臣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爲能哉徙太府少卿  
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  
與羣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  
陳二闖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  
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  
心俾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詔書汝愚勉以安國



家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  
獻謹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  
事易安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  
難進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  
決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  
又言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者  
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位之樂然  
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進起居舍人論政  
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  
門事韓侂胄寔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卜孝

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助陛下者也再疏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旣罷相侂冑擅朝遂目士大夫爲僞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

益指爲謗訕比之楊惲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復職將漕利路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吳曦叛光祖曰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所素知者仗大義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屬宣撫使楊輔講行營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胄誅召除右文殿修撰知襄陽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遂寧府改京湖制置使以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詔以閔雨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讎送死于汴陛下爲天之子不

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怒也青鄆藺會求通弗納陛下爲中國衣冠之主人歸而我絕之是謂棄人而人不我怨也且金人舍其巢穴汙我汴京尙可使吾使人拜之於祖宗昔日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慈烈皇后韓日先是后崩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期迫或謂侂胄曰上親郊不可不成禮且有司所費旣夥奈何已之侂胄入其言五日記園丘六日始宣遺誥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之曾祖母克相高宗再造大業侂胄敢視之如卑喪遷就若此賊臣就戮盍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謨

閣直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引年不許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謚文節趙汝愚  
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  
所著後溪集十卷子端之靖之翊之竑之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  
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  
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  
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  
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七